

熊正文贈詩

話詩憶舊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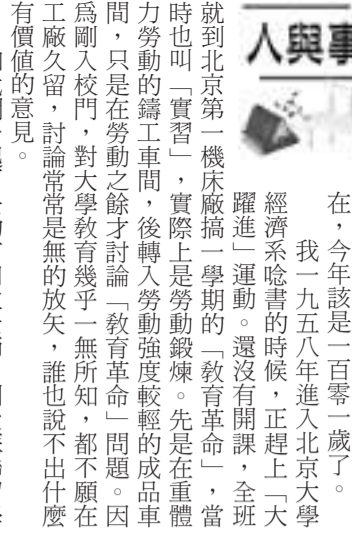
王夢奎



熊正文贈王夢奎詩

這四位老師後來一直在北大任教：徐淑娟講授《資本論》和蘇聯經濟，據說她講蘇聯經濟頗受歡迎，連外系學生也來聽；趙清從一九五九年起改攻中國經濟思想史，他主持撰寫的《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和多卷本《中國經濟思想通史》，都是具有開創性的學術奠基之作，我的學年論文《孫中山關於資本的思想》和畢業論文《朱執信社會革命》，都是他指導的；閔慶全講授國民經濟核算，有專著問世，他工楷書，曾經給我寫過一幅文天祥的《正氣歌》；熊正文則一直講授中國近代經濟史。時光飛逝，轉眼半個世紀過去了，四位教授先後去世。同學中也有幾位不在了。

我們這個班的中國近代經濟史課就是熊正文教的，他有一本打字的講義發給大家。北京大學經濟系有重視經濟史的傳統，當時雖然課時不多，熊正文還是非常認真地備課和講授，並且到我們的宿舍樓進行輔導，解答同學們的疑問。當時北大開的宿舍座位不夠，很多同學是在宿舍自習的，經濟系的其他老師，包括著名教授陳伯吹和吳弘等，都到我們宿舍來輔導過。回校後熊正文的穿著還是和在工廠勞動時差不多，只是褲子不再舊了。



熊正文

「文革」結束後，特別是九十年代我受聘為北大教授和博士生導師以來，因為報告、講課、學生論文答辯和參加各類紀念慶典活動，常到北大去，有機會和熊老師見面寒暄敘舊。他總是那樣親切謙和，仍然像過去那樣穿著灰色或藍色的中山裝。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我到北大參加教授單獨交談片刻，在場的張友仁教授拍了一張照片，把熊老師親切謙和、尊師敬長的師長形象表現得非常傳神。他親筆題詞，寫到「北西校外尉秀園他的住宅拜訪，見家裡陳設簡單，甚至可以說是簡陋，連一張沙發也沒有，破舊的木椅鬆動而不穩，北京普通市民家中中級別不至如此，而他卻怡然自樂。聽說「文革」中紅衛兵抄家，從他家裡抄出過一些寶貴的書畫和服飾，可見並不是因為經濟困難，而是簡樸已經成為他的習慣。那天從他家出來，不由想起孔夫子的話，「人不堪其憂，回也及其妻，而相與枕席，飲水而足，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熊老師，是個很很巴魯門。經濟系教授派和學問的人，生活作派也很巴魯門。



王夢奎(左)與熊正文

熊正文一九一〇年生，山東濟寧人。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先後畢業於北平中國學院經濟系本科、燕京大學經濟系和北京大學研究院經濟系，知識廣博，精通古漢語、英文和日文。學業完成後，在天津作過多年商經理，他給我講過日本侵華時期被派兵隊去擄打的痛苦經歷。從他幾十年來的一貫作派看，完全不像會經長期經理的人。一九四六年以後回北大工作，過去傳說他做過胡適校長秘書，其實是北京大學總務處秘書，大概相當於校務辦公室秘書之類的差事，還擔任着法學院的秘書和講師，說明他有相當強的辦事能力，也可見當時北大的機構和人員之精簡。他可能就是在這個時期和蔣頌傑結識的。他解放後一直在北大講授中國近代經濟史，科學研究工作的重要貢獻，是和陳振漢教授一起，整理《清實錄》中的經濟史料。《清實錄》是研究清史的重要文獻，歷來為中外經濟史學者所重視，但久佚散，有關經濟史的資料零星散見，整理工作如沙裡淘金。有關經濟史振漢和熊正文等先生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本世紀初幾十年的努力，雖然曾經被政治動盪中斷，終於完成了其中的《農業編》、《商業手工業編》和《國家財政編》。

在多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孜孜不倦又默默無聞地從事着這樣的史料整理工作，為後來者奠基，這需要多麼堅強的責任感和對科學研究的執著精神，多麼堅強的毅力！又豈是常人所能及！聽說他寫有《中國歷代利息問題考》和《宋代幣制特種用途》，應該是比較專深的研究論著，可惜我沒有讀過。最近看到他的《中國歷代利息問題考》和其他八百多頁手稿，在網上拍賣，包括一九五八年的日記，不知其中是否有關於下放北京第一機床廠勞動的記載。這雖然令人惋惜，也說明它所具有的社會價值得到認可。

熊正文政治上追求進步，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二年在廣西參加土地改革獲得二等功勳章，多年擔任經濟系工會和北大工會幹部，並被評為工會工作積極分子。晚年獲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和「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育人獎」，是應有所得，他是很滿足的。二〇〇六年以九十六歲高齡去世，遺憾的是我沒有及時得到通知，未能和他作最後的告別。

熊正文一九一〇年生，山東濟寧人。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先後畢業於北平中國學院經濟系本科、燕京大學經濟系和北京大學研究院經濟系，知識廣博，精通古漢語、英文和日文。學業完成後，在天津作過多年商經理，他給我講過日本侵華時期被派兵隊去擄打的痛苦經歷。從他幾十年來的一貫作派看，完全不像會經長期經理的人。一九四六年以後回北大工作，過去傳說他做過胡適校長秘書，其實是北京大學總務處秘書，大概相當於校務辦公室秘書之類的差事，還擔任着法學院的秘書和講師，說明他有相當強的辦事能力，也可見當時北大的機構和人員之精簡。他可能就是在這個時期和蔣頌傑結識的。他解放後一直在北大講授中國近代經濟史，科學研究工作的重要貢獻，是和陳振漢教授一起，整理《清實錄》中的經濟史料。《清實錄》是研究清史的重要文獻，歷來為中外經濟史學者所重視，但久佚散，有關經濟史的資料零星散見，整理工作如沙裡淘金。有關經濟史振漢和熊正文等先生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本世紀初幾十年的努力，雖然曾經被政治動盪中斷，終於完成了其中的《農業編》、《商業手工業編》和《國家財政編》。

熊正文一九一〇年生，山東濟寧人。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先後畢業於北平中國學院經濟系本科、燕京大學經濟系和北京大學研究院經濟系，知識廣博，精通古漢語、英文和日文。學業完成後，在天津作過多年商經理，他給我講過日本侵華時期被派兵隊去擄打的痛苦經歷。從他幾十年來的一貫作派看，完全不像會經長期經理的人。一九四六年以後回北大工作，過去傳說他做過胡適校長秘書，其實是北京大學總務處秘書，大概相當於校務辦公室秘書之類的差事，還擔任着法學院的秘書和講師，說明他有相當強的辦事能力，也可見當時北大的機構和人員之精簡。他可能就是在這個時期和蔣頌傑結識的。他解放後一直在北大講授中國近代經濟史，科學研究工作的重要貢獻，是和陳振漢教授一起，整理《清實錄》中的經濟史料。《清實錄》是研究清史的重要文獻，歷來為中外經濟史學者所重視，但久佚散，有關經濟史的資料零星散見，整理工作如沙裡淘金。有關經濟史振漢和熊正文等先生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本世紀初幾十年的努力，雖然曾經被政治動盪中斷，終於完成了其中的《農業編》、《商業手工業編》和《國家財政編》。

熊正文一九一〇年生，山東濟寧人。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先後畢業於北平中國學院經濟系本科、燕京大學經濟系和北京大學研究院經濟系，知識廣博，精通古漢語、英文和日文。學業完成後，在天津作過多年商經理，他給我講過日本侵華時期被派兵隊去擄打的痛苦經歷。從他幾十年來的一貫作派看，完全不像會經長期經理的人。一九四六年以後回北大工作，過去傳說他做過胡適校長秘書，其實是北京大學總務處秘書，大概相當於校務辦公室秘書之類的差事，還擔任着法學院的秘書和講師，說明他有相當強的辦事能力，也可見當時北大的機構和人員之精簡。他可能就是在這個時期和蔣頌傑結識的。他解放後一直在北大講授中國近代經濟史，科學研究工作的重要貢獻，是和陳振漢教授一起，整理《清實錄》中的經濟史料。《清實錄》是研究清史的重要文獻，歷來為中外經濟史學者所重視，但久佚散，有關經濟史的資料零星散見，整理工作如沙裡淘金。有關經濟史振漢和熊正文等先生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本世紀初幾十年的努力，雖然曾經被政治動盪中斷，終於完成了其中的《農業編》、《商業手工業編》和《國家財政編》。

熊正文一九一〇年生，山東濟寧人。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先後畢業於北平中國學院經濟系本科、燕京大學經濟系和北京大學研究院經濟系，知識廣博，精通古漢語、英文和日文。學業完成後，在天津作過多年商經理，他給我講過日本侵華時期被派兵隊去擄打的痛苦經歷。從他幾十年來的一貫作派看，完全不像會經長期經理的人。一九四六年以後回北大工作，過去傳說他做過胡適校長秘書，其實是北京大學總務處秘書，大概相當於校務辦公室秘書之類的差事，還擔任着法學院的秘書和講師，說明他有相當強的辦事能力，也可見當時北大的機構和人員之精簡。他可能就是在這個時期和蔣頌傑結識的。他解放後一直在北大講授中國近代經濟史，科學研究工作的重要貢獻，是和陳振漢教授一起，整理《清實錄》中的經濟史料。《清實錄》是研究清史的重要文獻，歷來為中外經濟史學者所重視，但久佚散，有關經濟史的資料零星散見，整理工作如沙裡淘金。有關經濟史振漢和熊正文等先生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本世紀初幾十年的努力，雖然曾經被政治動盪中斷，終於完成了其中的《農業編》、《商業手工業編》和《國家財政編》。

熊正文一九一〇年生，山東濟寧人。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先後畢業於北平中國學院經濟系本科、燕京大學經濟系和北京大學研究院經濟系，知識廣博，精通古漢語、英文和日文。學業完成後，在天津作過多年商經理，他給我講過日本侵華時期被派兵隊去擄打的痛苦經歷。從他幾十年來的一貫作派看，完全不像會經長期經理的人。一九四六年以後回北大工作，過去傳說他做過胡適校長秘書，其實是北京大學總務處秘書，大概相當於校務辦公室秘書之類的差事，還擔任着法學院的秘書和講師，說明他有相當強的辦事能力，也可見當時北大的機構和人員之精簡。他可能就是在這個時期和蔣頌傑結識的。他解放後一直在北大講授中國近代經濟史，科學研究工作的重要貢獻，是和陳振漢教授一起，整理《清實錄》中的經濟史料。《清實錄》是研究清史的重要文獻，歷來為中外經濟史學者所重視，但久佚散，有關經濟史的資料零星散見，整理工作如沙裡淘金。有關經濟史振漢和熊正文等先生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本世紀初幾十年的努力，雖然曾經被政治動盪中斷，終於完成了其中的《農業編》、《商業手工業編》和《國家財政編》。

熊正文一九一〇年生，山東濟寧人。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先後畢業於北平中國學院經濟系本科、燕京大學經濟系和北京大學研究院經濟系，知識廣博，精通古漢語、英文和日文。學業完成後，在天津作過多年商經理，他給我講過日本侵華時期被派兵隊去擄打的痛苦經歷。從他幾十年來的一貫作派看，完全不像會經長期經理的人。一九四六年以後回北大工作，過去傳說他做過胡適校長秘書，其實是北京大學總務處秘書，大概相當於校務辦公室秘書之類的差事，還擔任着法學院的秘書和講師，說明他有相當強的辦事能力，也可見當時北大的機構和人員之精簡。他可能就是在這個時期和蔣頌傑結識的。他解放後一直在北大講授中國近代經濟史，科學研究工作的重要貢獻，是和陳振漢教授一起，整理《清實錄》中的經濟史料。《清實錄》是研究清史的重要文獻，歷來為中外經濟史學者所重視，但久佚散，有關經濟史的資料零星散見，整理工作如沙裡淘金。有關經濟史振漢和熊正文等先生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本世紀初幾十年的努力，雖然曾經被政治動盪中斷，終於完成了其中的《農業編》、《商業手工業編》和《國家財政編》。

雷神的故事

陳安



藝苑草

兒子家養了一條名叫索爾(Thor)的狗。他們一家出門旅行去時，把狗送到我這兒，由我照顧他一週半的。這條狗比我養的艾維要大，是個「混血兒」，頭部、四肢為淡褐色，背部為黑色，五官端正，有陽剛之氣，卻又溫和安靜。

我沒有問兒子為何取這個名，有一次查詞典偶然發現，原來「索爾」(一譯「托爾」)是北歐神話裡的雷神。既然是雷神，那就意味著他能呼風喚雨，打雷閃電，使整個世界受其威懾，使兇惡敵人喪魂落魄。可頗有諷刺的是，兒子的這個「雷神」竟是一條膽小狗，尤其害怕閃電雷鳴。每次窗外一閃閃電，他就趕緊躲在我身旁，渾身瑟瑟發抖。我坐在書桌前時，它硬要鑽到桌子底下，似乎這樣才最安全。而一聽見雷聲，牠的口水就流個不停，地板上頓時出現一灘水。有天晚上，我們回家較晚，到家一看，索爾正趴在床上，床單濕了一大片，倒不是牠尿床，而是傍晚的雷雨把牠嚇得跳到牆角床上躲起來，口水綿綿而流。

後來我問兒子，這麼怕雷的狗，你為什麼偏給牠起名叫「雷神」？兒子笑而不答。我想，他給牠起名叫「雷神」或許還不知道牠膽小如鼠。

數月前，我在火車站看到一幅電影海報，一個留長髮和絡腮鬍子、高鼻子的英武男子眯着眼睛睜你，臉上和胸部疊印着片名：《雷神索爾》。

兒子又送狗來時，我告訴他說：「索爾上電影啦！」見我臉上的驚喜神情，他笑了起來，說道：「爸，我小時候就讀過索爾的連環漫畫，玩過索爾的電子遊戲。」啊哈，原來他是把連環漫畫和電子遊戲裡的名字搬到了狗的頭上，這倒體現了他對雷神這種叱咤風雲英雄的崇拜，儘管他錯誤地把這名字給了一條怕雷的狗。

我似乎也頓時感到我與兒子之間的「代溝」，我與他在文化上的隔閡。他從小接受美國教育，連環漫畫是美國孩子、也是我這個華裔兒子最喜歡的課外讀物。E.L.多克托羅在他的半自傳長篇小說《世界博覽會》中就寫到他小時候如何愛看連環漫畫，如何熱衷於跟同學們議論連環漫畫改編拍攝的電影成敗好壞。

而我這個「華僑」來美國這麼多年，卻從未看過一本連環漫畫或一部根據連環漫畫拍攝的電影，所以就不知索爾早就出現在連環漫畫上，成了美國家喻戶曉的超級英雄。我也從不玩電子遊戲，當兒子在玩「索爾」和其他遊戲時，也從不去看他玩的是什麼，而只顧埋頭於自己的業餘愛好。

兒子後來很快就去看了電影《雷神索爾》，我可並無興趣去看，儘管為了這條名為索爾的龐大也該去看一看。不過，有彌補自己知識上的缺陷，我還是檢索了有關索爾的資料，以增進對這個雷神神的了解。

雷神最早出現於歐洲古代斯堪的納維亞、尤其是冰島的民間故事中，是日耳曼民族有記載歷史中提到最多的神，英語中的星期四(Thursday)源自他的名字(Thor's day)。

他是主神奧丁的兒子，金髮女神希弗的丈夫，紅髮紅鬚，眼光兇險。他可雷、光和風暴，保護人類。他戴鐵手套，揮舞開山劈嶺的錘子，與許多巨型怪物英勇搏鬥，召喚雷電交加的暴風雨來制伏敵人。一九六二年他出現在美國連環漫畫上，電子時代一來就出現在電子遊戲屏幕上，二〇一一年好萊塢電影《雷神索爾》問世，影片之後又有新版電子遊戲接踵而來。

寫此文時，索爾又趴在我腳跟前。天上沒有雲，但無雷電，索爾因此安靜無慮。其實，牠真不該叫「索爾」，此刻我有個念頭，想建議兒子給牠改名為「雷雷兒」。

依然善良

流沙

七月下旬某日凌晨，一直在關注溫州動車事故最新消息的我，無意之中在網頁上看到一段與動車事故毫無關係的文字，那是非常散淡的文字。但就是這段文字，讓我反反覆覆讀了好幾遍。

「媽媽到杭州來了，她是南昌鐵路局的，因為單位組織旅遊，才到杭州來的。她說，第一次看到西湖是杭州解放不久，部隊經過杭州住在塘樓。那時正是枇杷上市，老鄉養蠶的季節。第二次到西湖，是她轉業到地方工作前，和我父親一起來杭州。我當時還不會走路，騎在父親肩上。媽媽說，兩個單人，窮得不行。什麼也買不起。就這麼在乎湖秋月轉了一圈，我趴在父親頭上睡着了。」媽媽說，那時，要帶一個小孩很難，但他們覺得好幸福。

這段文字為什麼打動我？就是那段「我趴在父親的頭上睡着了」。這是多麼的美好的事情，一個孩子，把一切交給了你，她那麼信任的，就在你的身上睡著了，想想是都要笑出聲來的美好，全身心想去呵護的責任啊。

我像「強迫症」一樣在關注溫州動車追尾事故，那個被埋了二十多個小時後得救的小女孩伊伊讓人牽腸掛肚，她的父親和母親已經遇難。我看了伊伊爸爸事前發在微博上的照片，伊伊坐在動車裡吃著東西，還有一張照片好像坐在媽媽腿上在玩耍……這本來是多麼幸福的事，但事故把這一切全毀了。當伊伊從醫院醒來，把抱她的護士當成了媽媽，她說：「媽媽，我以為你們不要我了！」

很多人在看這條新聞時都落了淚。人間大愛，皆在點滴之間，一個依靠，就是一份責任。我一直堅持認為，人是為責任活著的，一個人如果有了「責任」感，那是幸運的，如此才會有無私的付出，無償的奉獻，無窮的快樂。

你看到過生我育我的父母說過苦嗎，他們說得最多的是你成長過程中給他們帶來的快樂；你看到過一個慈善者說過心疼自己散盡千金嗎，他們說得最多的是自己的能力有限，只能幫助這麼少的人……

我也有個兒子了，我時時體驗著兒子趴睡在身上的感覺，他胖胖的，又汗津津的，小腦袋靠在我的頭上，熱熱的，睡得極其甜美，有時候還會流口水，從頭髮邊一直滑到脖子上，我不敢動，就讓他睡著。對於我來說，那是極其辛苦的事，但又是感覺特好，可以慢慢享受的事。在兒子睡在我身上的那段時間，我沒有奢求，什麼名和利，什麼錢和財，什麼煩惱和憂愁，都不會再去多想。

因為他是那麼的弱小堪憐，他又是那麼地信任我，此時此刻，我是他的天，我是他的地，我是他的一切。

微博上許多網友，因為那個名叫「伊伊」的小女孩蘇醒時的那句「媽媽，我以為你們不要我了」而淚奔，許多人想收養她，許多人想捐款給她，她是那麼無助，但她卻得到了那麼多的同情和呵護。

我們都是「伊伊」的親人。因為我們都很善良，這個社會是那麼的浮躁，甚至還有那麼多的陰暗，什麼「中華骨樑獎」也可以用錢評出來，即便如此，但並沒有奪走我們的善良。這有多好啊，因為善良在，真正的「中華骨樑」便在。

文化什錦

馮進

域外漫筆

托馬斯·卡斯卡特(Thomas Cathart)和丹尼爾·克萊恩(Daniel Klein)是美國有名的政治諷刺和幽默作家，常用他們年輕時在哈佛大學讀的哲學專業的訓練揭露政治家兩面三刀、誤導大眾的伎倆。兩人自稱「牛糞專家」，因為美國人把欺世之談叫做「牛糞」(bullshit)。在新作《亞里士多德和一隻南非食蟻獸一起去華盛頓》(Aristotle and an Aardvark Go to Washington)一書中，他們再展雄風，引用一系列大人物的言辭，為讀者解析政客們的欺騙言論。

書中提到亞里士多德，因為作者聲稱運用千年前古希臘哲學家的教誨就足以暴露政壇言論中形形色色的邏輯謬誤。至於南非食蟻獸一詞，則彰顯了作者文風的另一個特色：寓教於樂，亦莊亦諧，把哲學和笑話、漫畫融為一體。南非食蟻獸小名「土豬」，據說晝伏夜出，擅長在土中掘洞覓食。書名用之，既比喻兩位作者追根究底、打破沙鍋問

風格，又增添了喜劇色彩。書中引用的除了美國總統、議員、政府高官，還有成吉思汗、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希特勒，無論左中右派，不管權勢如何滔天，作者尖利犀利的筆觸都決不放鬆。他們總結出的「欺騙語言的藝術」包括以下幾大類：用模稜兩可的言辭(doublespeak)誤導；用人身攻擊誤導；用循環論證等想當然的錯誤邏輯誤導；通過重複自己的觀點、引用所謂「常識」和「權威見解」等無中生有，加以誤導；答非所問、轉移話題式誤導等。兩位作者將每個大類又分成不少小類，各用不同的知名案例加以說明。

例如，克林頓當初被審問：他和白宮前實習生萊溫斯基是否有染，他的回答是「這要看你怎麼定義『是』」這個詞。」因為在英文中「是」(is)可以表達一種常規習慣，也可以只描述目前的狀況。用語法術語來說，就是它可以是一般現在時，也可以是現在進行時，所以克林頓辯解：當他否認他和萊溫斯基有曖昧關係時，用的是後者，他「在審問

那個瞬間」的確沒有和萊溫斯基發生關係。這就是一個典型的言辭含混的誤導式回答。美國遭受恐怖襲擊的「九一一事件」以後，小布什總統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竟然在開會時對基地組織的報復應該是攻擊伊拉克，「因為對阿富汗進行空襲太困難，伊拉克提供了更好的目標。」這是轉換話題、牛頭不對馬嘴式的邏輯錯誤。

美國政治家用發明新詞彙來粉飾令人不快現實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監控竊聽可以叫做「電子攔截」，鑽探石油被稱為「探索能源」，減稅另有個名號叫「稅務救援」，而酷刑逼供就是「強化審訊。」就說最近的經濟蕭條時期吧，美國聯邦儲備通過大印美鈔購買政府的資產來飲鴆止渴，也有個名目叫「量美飲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

其實，古往今來，政客們的嘴上功夫都了不得。我輩平頭百姓，正需要這樣一本書來振聾發聵，指點迷津啊。

給小美女相親

盒子

我再看一點，遇到你，就沒有覺得是遇到了一個難得的寶貝，趕緊收緊，就是反應太慢了。小美女笑臉如花。第二個是台灣大學的高材生，小美女在徵信實習時認識的，這個近乎完美的男生，(長相雖然欠奉，但是高大健康，可以了)，我唯一擔心的是，這樣的人，連我都會認為，不當間諜可惜了。他刻意平平常常，不留學，不讀博，雖然他的科研能力已經得到很多著名人物的關注，還是極少數能比爾蓋茨家吃飯的嘉賓，游泳健將，還會玩一手出神入化的魔術。後來和小美女談起這個人，果然有很多讚美不能明說的事情，神秘，有很多讚美不能明說的事情，神秘，陪你玩。第三個就是這個美國博士了。

唉，長相自然是不如第一個，健康不如第二個，雖然真誠，但少言寡語的，我總是像擰牙青似地盤問，沒風度極了，但是完不成任務，也無法交差啊。

我說：我給你看看手相吧。似乎只能如此了，硬著頭皮皮，不那麼難受。小美女一口氣，我先吹噓一番我看手相如何準，然後吹噓我看手相的規矩，然後摩拳擦掌裝模作樣起來。

後來小美女說：你怎麼看得那麼準？

當時我說：你什麼都好，就是要特別注意身體，你這段時間會得一場大病。

美國博士問：這段時間是指什麼時候呢？

我想了一下說：要不是已經有了，要不是很快會得，反正你要小心。也許是我看到他夜以繼日地不要命地工作，就想提醒他，所以才不知不覺這麼說。

反正看手相不久後婚前體檢，美國博士之肝大三。

我覺得安靜有可能具有一種天然的巨大的力量，佛陀是人類歷史深深關連在一起的人。他說話如能像鏡子一樣不做審核地照照世界，才能見到世界本來的面目。我不安靜，那些真實就不可能自然地湧現，也就無法讓人感知和描述。所以看手相的吹噓，可能是一種類似催眠的讓人安靜的前奏，怪不得對有的人管用，有的人無用。

遐想：當初，小美女面前兩個對象，要是，看一下他們的手相，不知會是什麼樣子？

(《看手相》二)

政治戲法嘴上變

馮進

我那個小美女，有一天跟媽媽說，她要結婚了，對象在美國讀博士。

這下家裡炸開了鍋。我跟她說你可把全家的人炸飛了，她一副關不

我那個小美女，有一天跟媽媽說，她要結婚了，對象在美國讀博士。

這下家裡炸開了鍋。我跟她說你可把全家的人炸飛了，她一副關不

我那個小美女，有一天跟媽媽說，她要結婚了，對象在美國讀博士。

這下家裡炸開了鍋。我跟她說你可把全家的人炸飛了，她一副關不

文化什錦

我那個小美女，有一天跟媽媽說，她要結婚了，對象在美國讀博士。

這下家裡炸開了鍋。我跟她說你可把全家的人炸飛了，她一副關不

我那個小美女，有一天跟媽媽說，她要結婚了，對象在美國讀博士。

這下家裡炸開了鍋。我跟她說你可把全家的人炸飛了，她一副關不

我那個小美女，有一天跟媽媽說，她要結婚了，對象在美國讀博士。

這下家裡炸開了鍋。我跟她說你可把全家的人炸飛了，她一副關不

我那個小美女，有一天跟媽媽說，她要結婚了，對象在美國讀博士。

這下家裡炸開了鍋。我跟她說你可把全家的人炸飛了，她一副關不